今天：老玫瑰猫作含苞態

記日紀經書生

文田子寿・昼・黄編輯

返到寫字樓，得知「華航七四七」董邱二君在台北作「示範表演」，看來是王錫爵機長突然決定背向青天白日，直衝「東方紅」，飄下了白雲機場了。今天原機已返飛台北，故能作「示範表演」云。波姬警告我：「日元四六〇下跌一毫子。」撥電話尋老徐的女秘書雅妮，她說：「四七〇難等候，可轉賣金子，看來金市有還魂之預兆。」

我謝了她，却接到投注詢委員會女會長小翠來電，告知我：

「玉皇大帝眞寶貝，第六場過第七場的三拖五單Q，十四倍點二，二千多過十四張票，我帮你買二穿三，五十蚊一條啊！」

「總之今晚我埋單？」她吃吃笑：「你敢唔當一個人請我一個人？」我說：「我這就廣播出去，先打電話約朵娜同趙二小姐吧，她還有兩天回台北了。」於是約定今天七點半在尖東聚會。午間同文生武使酒樓，他帶了「老玫瑰」來，此乃三十二年前離了上海老公，坦開來接受處男星港豪商于五少之追求，終成眷屬而又淦桑世變的雌作家也。她是我叔父的女友，御茶色鏡，似已過六張，猶作「中青」打扮。她熱烈握手：「前晚看四郎探母，我叫你，你聽不見。」她可能獲得人贈千元票，我忙關：

「不是已住好在台北了嗎？專來看京戲的？眞了不起。現在三通佔唔到先通了大貨機了，有你這樣的名女神，豈不又多了一通，通戲了。」她面紅紅地：「我唔識京戲，代銷了十張千元票。」午餐時，文生岔開來說：

「帮你日本朋友搵到灣仔旺地，連下底舖面一齊租，作陳列室，寫字樓在九樓，係人地十天後搬家讓給我的。」我忙道謝，太過時而又自命仍最頭髮時裝設計家，天上的事情知道一半，外國的事情全知。我只好匆匆吃東西，推說兩點十五分須候東京電話，便先告辭了。看樣子文生還將這老玫瑰當作盛開時或者另有她的一套「性理論」。不意晚間小翠交給朵娜的支票，聽人說她只要到男人評她一毛一髮漂亮，並不需要「性」，多我五倍，乃二百五十元一條之二穿三，小二是百元一條，僅單條第六場玉皇大帝拉住眞寶貝，便是二萬多，二穿三，三通，三十萬！「你一個人小兒科，輪不到你請客了。」

二九：決一生死

袁野日：「唔，就算有險謀都要當正有，阿雲，你有計，就去查下。」

萊仔日：「雲哥，你明早同埋王國去跑步乎？」

胡雲日：「不必，出句聲就有人去睇。」

次日一早，王國搵了兩個徒弟相陪，去摩士公園跑步。

但好太平，一直不見三個飛仔出現。

萊仔與袁野胡雲傾起此事，胡雲日：「佳之得喇，有料到，我已經搵人去鴿住者矣。」

袁野日：「阿雲，究竟你搵乜人？」

胡雲日：「當然係堂口人馬，叫商門中人亦得，不過有必要咁大陣仗。」

王國依然去摩士公園跑步，第三日，有兩飛仔吼正王國出門，截住王國，一個飛仔日：「咦，你是否王師傅？」王國笑日：「不敢當。」

飛仔日：「我好崇拜你喫。喺街上見到你海報，話你同泰仔決一生死嘅。」

王國日：「宣傳字眼而已，我係參加比賽，會盡我所能，但不是搏命。」

飛仔日：「也唔同者乎？」

王國日：「當然不同，兩位，對不住，失陪。」

飛仔日：「你去邊？去飲茶？我請。」

王國日：「多謝，我食了早餐。」

飛仔日：「咁都唔界面？」

王國日：「眞對不住，我要去練氣。」

飛仔日：「可否跟你一齊去呢？」

王國日：「公衆地方，個個去得。」

飛仔日：「王師傅，我想問你一句，你是否好好打呢？」

「飲水思源，要不是你介紹我入來公司，我就沒有今天的成就，所以，我又一次的謝謝你！乾杯！」陳仲偉說。

如此開腔了後，陳仲偉繼續說下去了。

胡老板賞識他，把他挖走了，由他任職經理，去開一間新公司，這個自己人協助我。

「你的好意，我不敢接受，我滿足於現狀！」吳學敏說。

二九：約會也該結束

「前世情債、情緣？」唐大衡抬起頭，「小嫻，這些迷信的東西，我是不相信的，你在說笑罷了。」

「說笑也好，說眞也好，說假也好，唉——我自己也分不清。」

「你昨晚去塡塲，害怕嗎？是爲了什麼事而去的？」

他覺得剛才的話題枯燥，便換了另一話題，「當然，你有權不回答的，我不會强人所難，你也該有自我，否則，我太專制了。」

「如果我照實說出來，一定會嚇壞你。」她輕輕撫着他的臉，「你並非很大胆的人，我心中知道，你不必嘴硬，嘻嘻。」

「我確不是胆大的人，」他自嘲似地笑了笑，「可是，我是不怕鬼的，因爲我不迷信。不幸我不怕鬼，一聽有鬼就變色了，慶幸我也不會胆小如鼠了，因爲除了鬼外，世上應該沒有比它更可怕的東西了，你說是不是？」

李小嫻淡然一笑，徐徐起床，穿好衣服後才慢悠悠地說：

「我們的約會也該結束了，而且，你也滿足了，所以我想走了。」

「又要到塡塲去？」他忙問。

她點頭：「別跟我去。」

二九：管房心有所疑

在這種桃色公寓，阿芳的舉動是相當反常的，並不是一男一女前來開房，而是一個人來開房；她又不是時租，而是日租，這就更加引起那位管房婦人的懷疑。

管房要阿芳登記姓名，收了房租，又問她：「小姐是不是等人呀？」

阿芳却說：「不，我一個人住。」

這麼一來，就更加引起了管房的疑心。做管房的人，接觸人客多，什麼事情也見過，開房自殺的事也出現過，她當然不想鬧出這樣的事情來。

但是，這種事情只能防備，却是無法阻止的。人客租房後，就關上房門，她在房內做些什麼事情，那是無法知道的。何況，她付的又是日租，要到明天交房的時刻，才可以有分曉。如果她眞的自殺，明天才知道，那就太遲了。

管房想來想去，也想不出一個好辦法來。她想過，來公寓租房自殺，辦法只有幾種，一是服安眠藥，二是割脈，三是開煤氣，四是吊頸。割脈之後會有痛苦呻吟，開煤氣會有煤氣味漏出來；獨是服安眠藥與吊頸，都是靜悄悄的，不連吊頸也不會靜悄悄，投環之後，還要蹬去那張櫈。

現在房內一片靜寂，那麼，若是自殺，那就一定是服安眠藥了。管房在房門前徘徊，想敲門又不敢敲門，最後，她把心一橫，救人要緊，還是敲門看好，最多給住客罵一頓，可以藉口問她要不要開水的呀！

可是，敲門聲响過之後，房內全無反應，管房知道，麻煩來了，十居其九，對方一定服了安眠藥。

她用門匙試圖開門，但房門扣上防盜鎖，從門隙看進去，女房客赫然躺在床上。

管房想來想去，也想不出一個好辦法來。她想過，來公寓租房自殺，辦法只有幾種，一是服安眠藥，二是割脈，三是開煤氣，四是吊頸。割脈之後會有痛苦呻吟，開煤氣會有煤氣味漏出來；獨是服安眠藥與吊頸，都是靜悄悄的，不連吊頸也不會靜悄悄，投環之後，還要蹬去那張櫈。

現在房內一片靜寂，那麼，若是自殺，那就一定是服安眠藥了。管房在房門前徘徊，想敲門又不敢敲門，最後，她把心一橫，救人要緊，還是敲門看好，最多給住客罵一頓，可以藉口問她要不要開水的呀！

可是，敲門聲响過之後，房內全無反應，管房知道，麻煩來了，十居其九，對方一定服了安眠藥。

她用門匙試圖開門，但房門扣上防盜鎖，從門隙看進去，女房客赫然躺在床上。

一四九：走得匆匆

走回家菜園裡，阿湯嬸和他媽在談着話。見到金火走回來，阿湯嬸說：

「金火，還沒回香港去上班嗎？」

他搖搖頭說：「過兩三天便走。」話事忍不住問：

「你們少奶奶已走啦？」

「走了，前天晚上走的。」阿湯說：「二少爺來到別墅，告訴我，他怕我跟別的影片公司簽合約柏歟，帶來新合同要我簽。我不肯，他軟硬兼施，先是把我借他那筆錢的契據取消，另外還多給我五萬塊錢定金；硬的方面，他暗示我如不簽約，在這白屋別墅，我隨時會在人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發生意外！想起跟他伺來的八字鬍大個子兇神惡煞，我心寒，只好簽下一紙兩年拍四部片的合約，想不到，那部幾乎爛尾的影片，竟然賣座，給我帶來生機！

金火，對不起，那天早上在霧島上我和你定的結合計劃，暫時取消了！我仍然交給你一封致謝信，吩咐我過一兩天才給你。」阿湯嬸說着，把一封信交到他手上。

急着看信，他告辭阿湯嬸拋下媽媽，快步走進屋登上閣樓，拆信。

金火：

請原諒我走得匆匆。我沒有準備，事情也巧，當你替我帶信去給蘭妮的那個傍晚，高福却來到山上別墅，告訴我第二部影片上映賣座消息，他怕我跟別的影片公司簽合約柏歟，帶來新合同要我簽。我不肯，他軟硬兼施，先是把我借他那筆錢的契據取消，另外還多給我五萬塊錢定金；硬的方面，他暗示我如不簽約，在這白屋別墅，我隨時會在人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發生意外！想起跟他伺來的八字鬍大個子兇神惡煞，我心寒，只好簽下一紙兩年拍四部片的合約，想不到，那部幾乎爛尾的影片，竟然賣座，給我帶來生機！

金火，對不起，那天早上在霧島上我和你定的結合計劃，暫時取消了！我仍然交給你一封致謝信，爲你保存一份愛！眞的吩咐我過一兩天才給你。

句話都出自眞心。甚至我對你做的每一個動作，也出自愛。我的走，會令你失望，甚至憤怒，我抱歉，說一萬句抱歉。你如若從蘭妮那裡取到鑰匙，只好麻煩你再送回去給她！愛你的

阿湯嬸

一三二：跟她理論沒用

必鬼・夏洛蒙

翠兒只好默默地點頭。

這天，阿康和翠兒就跟柯潛談起了這件事。

阿康開門見山地說：

「爸爸，我跟翠兒想搬出去住。還有，我打算回車房去。」

「哦——」柯潛有點愕然地望着他們。

翠兒低下頭，不敢看他。

沉默了一陣子，柯潛才問阿康：

「你是聽到了些閒言閒語，還是覺得在這裡太辛苦了？」

「外面的閒言閒語我不理它，幹活辛苦，我也不怕。可是，家裡有人整天針對我，把我當成眼中釘，這我可受不了！」阿康說，「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得在這樣的環境和氣氛中生活，這種精神上的壓力、心情上的不舒暢的確是十分辛苦的，我感到很少有時間可以讓我自由自在地呼吸一下，我常常覺得自己快要窒息似的！」

「……」柯潛緩緩地點頭。

「我知道，她的言行太不像話了，在這裡，你是受了許多委屈的。可是，阿康，你是自己人，我希望你不要和她計較。你們先不要嘆着要搬出去，這件事由我來處理好嗎？」

「爸爸，我知道你希望我們留在這裡，其實，我們也不想走。」阿康說，「你認爲這事去和她理論，沒用的，她這種人會講理嗎？我不想你爲了我們的事內去和她吵鬧。過去，你們也曾經爲這事吵過了，可是，一點用處也沒有，甚至，她反而變本加厲，故意要和你作對。你再跟她吵沒意思，這樣只會影响你的身體。」

柯潛沉默不語。

八月往遊星馬泰

亞南東行旅

氣候炎熱多携涼快衣物　拜泰國四面佛有何規矩

通天曉先生：

小弟欲於七八月間到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泰國一遊，現有問題如下，希先生代查。

（一）去新加坡、馬尼拉、泰國需要簽証嗎？（我在澳門出生，領有葡國護照，申請來香港已六年，有香港身份証。）

（二）由香港先飛泰國，再飛馬尼拉，再飛新加坡後再回程香港的話，飛機票價錢總共需要多少？旅行社會代辦嗎？

（三）當地的氣候怎樣，需要帶什麼衣物呢？

（四）人們說泰國的四面佛很靈，請問拜四面佛要依次序嗎？金虎金虎先生：

（一）咏的香港身份証，如果是黑印的話，你到新加坡、馬尼拉、泰國旅遊，那是不需簽証。

（二）從香港飛往泰國，然後再飛馬尼拉、新加坡，最後返香港，飛機票價約三千五百餘元，各大旅行社可以代辦，據所知，若參加旅行團比較廉宜，有些旅行團，新、馬、泰九天，包交通、食宿，收費約四千餘元。

（三）氣候方面，各地氣候炎熱，需多帶涼快衣服。

（四）泰人稱爲四面神，是一尊擁有四個臉龐的金身佛像，如眞人大小。這尊被香港形容爲「泰國黃大仙」的靈佛，被安放在曼谷市中心的一個花園內，日間車來攘往，習慣上都是選擇夜間前往拜祭。每天晚上，園內烟霧彌漫，數以百計的善男信女，不畏擠逼到來許願。據當地人說，向四面佛許願，必須用鮮花、香、燭分別向神像的每一塊面禱告一次，才會靈驗。假若他日願望達成，亦要親自或委託他人前來還神。所以經常在園內見到三數名穿着傳統泰服的少女，跳熱鬧的祭神舞，就是由到來還神之善信所聘用的。（江嵐、新八七六四〇）

十三：御駕親征

青雲快步標前幾步，與陳萬里並肩而馳，道：「少俠，等下咱們最好共同進退，不可分開，否則難以在百萬軍中進出！」陳萬里一口答允。

俄頃，兩人便殺進瓦剌軍中，迅速殺死兩個騎兵，奪了馬匹，向核心挺進。有瓦剌兵要追擊，百夫長叫道：「他們是來送死的，不必緊張，只須防止明軍突圍，還怕他們會插翅而飛？」

陳萬里與青雲很快便至瓦剌兵與明軍接觸處，他備一看明軍如同一盤散沙，各自爲戰，更兼貪生怕死的死，英勇殺敵，受其感染，稍情景，心頭都是一涼。陳萬里揮力大聲叫道：「大明十兵們，還時候，不拚命，咱們便都沒有活命的機會！越是怕死，活命的機會越少！」

青雲亦喊道：「殺呀！如今不拚命殺出一條血路，便再無機會了！」兩人邊喊邊揮刃斷挾，一勒韁，戰馬已轉首，面向對方，他亦不打話，雙眼只瞪着對方！

百夫長手中的狼牙棒，由上向